蜀山劍俠傳/1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六九回　仗異寶 橫掃紫雲宮　困磁光 失機銅椰島

下一回▶

衆人正準備回山之際，朱梅笑問英瓊道：「你的神鵰佛奴呢？」英瓊聞言，方想起來時，因爲甬道神沙厲害，曾吩咐神鵰祇在空中飛巡，不可下落，卻忘了大海茫茫，附近數千里，並無它存身之所。自己二次入宮時，就未見它影子。這時方纔想起，不知飛往何方。連忙引吭呼喚，不見神鵰飛下。正要飛空尋找，輕雲攔道：「你那神鵰耳目最是靈敏，平時數百里內聞呼即至，你連喚數聲不見影子，不是不耐久候，飛轉峨眉，便是出了別的事故。朱師伯既那般說法，必然知道，爲何捨近求遠？」英瓊聞言，忙向朱梅拜問。朱梅道：「你那神鵰本就通靈，自來峨眉，道行愈發增進。它本來自負，這次恐它爲甬道神沙所傷，不許下去。它在空中盤飛時久，不覺厭倦，當時恰巧有兩個許飛娘約請赴宴的妖人從崇明島趕來赴宴，被它在遠處看見，不等近前，便迎上去。那妖人是姑侄兩人，一老一幼，初見神鵰，妄想收它。不料一照面，便被神鵰抓去飛叉，將小的一個抓裂投入海中。那老的一個看出不妙，便即往回路遁走。神鵰貪功不捨，展翼追去，兩下里飛行均極迅速。正在追逐之際，恰值我從峨眉趕來，無心中看見，最初相隔尚有十里遠近。彼時我因紫雲宮事機緊急，緩到一刻，必有人要遭毒手。又認得那逃走的妖人，是江蘇崇明島金線神姥蒲妙妙，邪法頗非尋常，恐神鵰閃失，曾用千里傳音之法，連喊數聲，神鵰竟未回顧。兩下里本是背道而馳，瞬息間相去已是數百里外。我當時錯以爲神鵰兩翼藏有白眉禪師神符，至多被困一時，決無大害，無暇分身，並未回頭追去。如今未歸，必在島上被妖法陷住。此時大功告成，援救易氏弟兄無須多人。你與輕雲有紫

郢、青索雙劍，祇要遇事謹慎，百邪不侵，再將天遁鏡帶去，必能成功無疑。」又命石生將鏡交與英瓊，吩咐即時動身，往崇明島趕去。二人一聽神鵰有難，慌忙接鏡，拜別起身。

朱梅又對衆人道：「易氏弟兄現在必是被困在銅椰島上。島主天癡上人門徒衆多，雖是異派，並不爲惡多事。他二徒少年任性，不知進退，咎有應得。我與島主曾有數面之交，既不便前去，又不能不去，事出兩難。祇可暫由易靜、蓉波、紅藥三人前去通名拜島，看他如何對付，相機行事。我自在暗中趕去相助。餘人由金蟬、石生率領，迴轉峨眉覆命便了。」說罷，又吩咐易靜等三人一些應付機宜，各按地方分別起身。

且不說金蟬、石生展動彌塵幡，帶了新入門的弟子，迴轉峨眉覆命。卻說易靜、紅藥、蓉波三人駕遁光離了迎仙島，照朱梅所說方向，往銅椰島飛去。先是大海茫茫，波濤浩瀚，渺無邊際。飛行了好一陣，纔見海天相接處，隱隱現出一點黑影，浮沉于驚濤駭浪之中。知道離島已近，連忙按落遁光，凌波飛行。眼看前面的島越顯越大，忽見島側波浪中突出許多大小鯨魚的頭，一個個嘴吻刺天，紛紛張翕之際，便有數十道銀箭直往天上射去。再往島上一看，島岸上椰林參天，風景如畫。岸側站定二三十個短衣敞袖、赤臂跣足的男女，每人拿着三五個椰實之類，彈丸一般往海中躍去，正在戲鯨爲樂。正要近前，那些男女想已看見三人來到，倏地有四個着青半臂的少年，往海中躍去，俱都踏在一條鯨魚項上，將手一揮，那四條鯨魚立時撥轉頭，衝破逆浪，直向三人泅來，其行如飛，激得海中波濤像四座小山一般，雪花飛涌，直上半天，聲勢甚是浩大。

三人早得矮叟朱梅指教，不等來人近前，忙即由易靜爲首，一按劍光，飛身迎上前去，說道：「煩勞四位道友通稟，南海玄龜殿易靜，奉了家父易周之命，偕了同門師姊妹陸蓉波、廉紅藥，專誠來此拜謁天癡上人，就便令舍侄易鼎、易震負荊請罪。」那四人見了易靜等三人面生，正要喝問，一聞此言，立即止鯨不進，互相低語了幾句，爲首一人說道：「來人既拜謁家師，可知銅椰島上規矩？」易靜躬身答道：「略知一二。」那人道：「既然知道，就請三位道友同上鯨背，先至島岸，見了我們大師兄，再行由他引見家師便了。」說罷，其餘三條鯨項上所站的青衣少年，俱往爲首那人的鯨背上縱來，讓出三條巨鯨，請三女乘行。三女也不客氣，把手一舉，飛向三鯨項上立定。那四人將手一揮，在前引導，同往海岸前泅去。這時海面羣鯨俱已沒入海中。岸上二十多個男女，也都舉手迎賓。等三人由鯨背上飛身抵岸，人羣中便有一個長身玉立、丰神挺秀的白衣少年，從人羣中迎上前來。這人便是島主天癡上人的大弟子柳和，本是潮州海客柳姓之子，三歲喪母，隨父航海，遇着颶風，翻船之際，乃父情急無奈，將他綁在一塊船板上

面，放入海中，任他隨水漂流。不想一個浪頭將他打在一隻大鯨魚的背上。也是他生有夙根，由那鯨背了他，泅遊數千里，始終昂頭海面，未曾沒入水裏。直泅到銅椰島附近，被天癡上人看見，救上岸來。彼時上人成道未久，門下尚無弟子，愛他資質，便以椰汁和了靈丹撫育，從小便傳授他道法。雖是師徒，情逾父子。上人後來續收了四十七個弟子，獨他在衆弟子中最得鍾愛。上人島規素嚴，門人犯規，重則飛劍梟首，輕則鞭笞，逐出門牆。當許飛娘約請異派仙賓往紫雲宮祝壽時，路過南海覆盆島，見下面有一個穿青半臂、短袖跣足的男子在那裏練飛叉，迴異尋常家數，猜是海外散仙之流，按落遁光，上前問訊。纔知是上人第十九名弟子，名叫哈延，奉命在覆盆島採藥煉丹的。飛娘一想：「久聞天癡上人大名，門下弟子個個精通道法，各人練就飛叉，勝似尋常飛劍。祇是這多年來，從未聞他預聞外事。如能將他師徒鼓動，勾起嫌隙，豈非峨眉又一個大勁敵？」便用一番言語蠱惑哈延，說峨眉如何妄自尊大，不分邪正，專與異派爲仇，勸他加入自己一黨，同敵峨眉。叵耐哈延知道師門法重，不敢輕易答應。飛娘見說他不動，又將紫雲宮三女慶壽，鋪張揚厲，加以渲染。說那裏朱宮貝闕，玉柱金庭，海底奇景，包羅萬象。那神沙甬道，又是如何神妙。大傢俱是同道，何不抽暇同往觀光，以開眼界？

哈延少年喜事，不覺心動。祇因當時煉丹事重，不能分身。便由飛娘分了一粒沙母，傳了入宮之法，約定三女壽辰那天，恰好丹成，趕去參與盛會。哈延因與三女素昧平生，初次前去祝壽，還備了兩件珍奇寶物，以爲見面之禮。彼時飛娘並未料到紫雲三女就要瓦解，不過多約能人，既可壯自己的聲威，又可借此聯絡，以便逐漸往來親密，可以乘機爲用。誰知哈延到日前往，按照飛娘指示到了宮內，剛和三女見面，入席不久，便生禍變。先本不想多事，後來見所有來的賓客俱都紛紛上前應戰，惟獨自己袖手旁觀，未免有些難堪。欲待上前，又覺來人個個劍光法寶神妙無窮，略一交接，敵我勝負之勢，已可看出大半。自己與主人既是素昧平生，便是許飛娘也不過一面之識；再者師門家法嚴厲，不準在外面惹是生非。冒昧出手，稍有閃失，不特給師門丟臉，回去還受重責，太不上算。好生後悔，當初不該輕信人言，無故多事。此時哈延如若見機遁走，本可平安回島。偏是少年好勝，總覺在此一走，不好意思似的。正是進退兩難，遲疑不決。這時殿上外來的妖人連同宮衆，除了幾個首要與英瓊、輕雲、易靜、金蟬等捉對兒廝拼外，人數尚多，聲勢也還不弱。偏偏易氏弟兄仗着九天十地辟魔神梭護身，祇管在殿上左衝右突，從光華擁護中施展法寶飛劍，追殺敵人。宮中諸人，自是敵他不過，所向披靡，紛紛傷亡。那飛娘約來的妖人，卻頗有幾個能手，一見易氏弟兄這等猖狂，俱都忿怒異常，也各把妖法異寶一一施展出來，準備將易氏弟兄置於死地。

易鼎、易震哪把這些妖人放在心上，一見妖人勢盛，羣起合攻，反正敵人無法侵害，弟

兄兩個一商量，索性將神梭停住，任他夾攻。等到敵人妙法異寶盡數施展，層層包圍之際，先將光華縮小，一面暗中運用玄功，發揮神梭威力，突地手掐真訣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辟魔神梭立時疾如潮涌，往四外暴漲數十倍。一面將太皓鉤等厲害法寶從神梭上施光小門內飛將出去。一干妖人見易氏弟兄在大家法寶飛躍之下，忽然隱入光華之內，停在殿中不動，也不再探頭現身，俱當他們被別人法寶所傷，尚未身死，紛紛收了法寶，施展妖法，放出雷火合圍。後見那團光華逐漸縮小，有那不知來歷的，恨不能撿個便宜，收爲自有。那自問不能收得的，便想連人帶寶，化爲灰燼。幾個在劫的妖人，連同那些該死的宮衆，不由越走越近。萬沒料到易氏弟兄並未受傷，倏地暗施辣手。那神梭何等神妙，這一暴漲開來，首先是將雷火妖氛驚散。接着便由合而分，化成無數根數丈長的金光，朝四外射去。再加以寶鉤、寶玦同時飛躍，疾同電掣。衆妖人見勢危急，再想用法寶飛劍抵禦，已是無及，傷的傷，亡的亡，能全身遁逃的，不過纔兩三個。至於那些宮衆，更是連看都未看清。

哈延相隔本遠，還在逡巡猶豫之際。易氏弟兄的九天十地辟魔神梭發揮威力，光華暴漲處，金霞紅光似電弩一般飛來。如非哈延也是滿身道術，防禦得快，差點也被打中。不由心中大怒，仗着天生一雙神眼，看出敵人乘勝現身，忙將一面飛鈸朝着光華中的敵人打去。偏巧易氏弟兄見妖人雖是死亡不少，還有幾個不曾受傷的，似要乘機遁走，一時貪功心盛，把神梭光華一縮，重又合攏，打算追了過去，哈延飛鈸怎能打中。哈延知道敵人有此寶護身，無奈他何，正尋思如何出這口惡氣。猛一回頭，二鳳身遭慘死，初鳳、金鬚奴、慧珠三人又復逃走，料出事情不妙，想了想，還是忍氣回島爲是。剛要起身，飛娘已捨了易靜，去助三鳳。同時敵人方面也有多人一擁齊上，夾攻飛娘、三鳳。心想：「難怪飛娘說峨眉派倚強凌弱，得理不讓人，真是可恨！」就這尋思晃眼工夫，三鳳已斃于飛劍之下。許飛娘一縱遁光，往外逃走。哈延暗道一聲：「不好！紫雲宮全體瓦解，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便息了交手之想，滿打算追上飛娘，一同遁出宮去。這時甄艮已隨了英瓊、輕雲、金蟬三人飛往金庭，事機瞬息。祇甄兌一人，因見地上殘斷的法寶，形狀奇古，精光照人，想拾兩件回去，略微緩了一緩，不及同駕彌塵幡同去。甄兌一見落了後，不顧再拾地上法寶，一縮遁光，正要追趕，身剛飛起，恰巧哈延迎面飛來。甄兌新勝之餘，未免自驕，一眼看見對面飛來一個周身青光閃閃的妖人，哪裏肯容他遁走，一指劍光，飛上前去截堵。他卻不料哈延早防敵人暗算，用的是東方神木護身之法，尋常飛劍哪能傷他。一見有人攔阻，越覺敵人欺人太甚，絲毫不留餘地，正好想要重創他一下。劍光飛到，故意裝作不覺，卻在暗中將飛鈸朝甄兌打去。甄兌見來人祇顧逃遁，劍光飛上前去毫無所覺。方以爲成功在即，忽覺眼前青光一亮，便知不好。忙縱遁光避開，施展法寶抵禦，已是無及，竟被那青光掃着一下，立時墜落。哈延方要再下毒手，

將他結果，這時恰值易鼎、易震駕神梭追殺別的妖人趕到，見甄兌受傷，忙駕神梭追將過來。因爲這一日工夫俱是所向披靡，以爲乃祖這九天十地辟魔神梭妙用無窮，有勝無敗，未免恃勝而驕，哪把哈延放在心上。他們卻不知哈延雖非天癡上人最得意的門下，卻也不是尋常，這時遁走，祇緣顧慮太多，並非怯敵。一見易氏弟兄追來救援，知道他們法寶厲害，再加那旁又飛來了幾個少年男女，聲勢越盛，想將受傷敵人致死，已不可能。又見易氏弟兄輕敵，上半身顯露在外，並不似適纔那般的時隱時現。便揚手一連兩面飛鈸打去，滿想自己飛鈸出手迅疾，乘其不意，一下可將敵人打傷，略微出氣。然後便用本門最精妙的木公遁法，地行逃走，順神沙甬道遁出迎仙島回去。

那易氏弟兄與他也是一般急功心意，哈延那裏打出飛鈸，這裏早將太皓鉤放出。剛把第一面飛鈸敵住，哈延的第二面飛鈸又到。若換別人，這一下不死也帶重傷。幸而防身寶物神妙，易氏弟兄又應變機警，眼前青光一晃，便知不妙，忙將頭往回一縮，神梭上的小門便自封閉，光華電轉。耳邊噹的一聲響過處，青芒飛瀉，那面飛鈸被神梭上旋光絞成粉碎。真個危機瞬息，其間不容一發，稍有些微延緩，必被打中無疑。易氏弟兄因適纔敵人在用許多雷火法寶攻打，祇在神梭光華之外，並未絲毫近身，沒料到敵人法寶如此神速，雖未受傷，不由勃然大怒。哈延因敵人現身有隙可擊，纔將兩面飛鈸接連打出，以爲必中無疑，誰知仍然無用。第一面喫一鉤寒光敵住，未分勝負，還不要去說它。第二面因爲深入光華之中，眼看成功，敵人忽往現身的小門內一縮，立時光圈飛轉，將鈸絞爲萬點青熒，散落如雨，轉瞬在光霞之中消滅淨盡。師門至寶，一旦化爲烏有，也是又驚又悔，又惜又恨。心想：「再不見機，少時必要身敗名裂，不能逃生。」不敢再爲戀戰，將手一撳，收回法寶，便往地下遁去。

按說易鼎、易震已經獲勝，又毀了敵人一件法寶，窮寇本可不必追趕。偏生好勝心切，又見甄兌受傷，自己也險些被他打中，二人都是初次人前出手，未喫過虧，把敵人忿恨到了極處，一面又看中敵人那面飛鈸，想要人寶兩得，哪裏肯容他逃走。見敵剛一飛出殿外，便往地中遁去，正合心意。自己原是奉命對付道行本領稍次的妖人與那些宮衆，現在敵人傷亡殆盡，在眼前逃去的，祇剩這一個最可惡。反正大獲勝利，使命已完，何不收個全功？決計隨後追趕，也一指神梭，穿入地中追去。這番還加了點小心，恐又遭敵人暗算，並不探頭現身，祇從梭上圓門旋光中，覷準敵人前面那一道疾如流星的青光，跟蹤追逐不捨。

哈延起初祇想遁回島去，再約集同門師兄弟，向天癡上人請罪，心中已悔恨萬分。還以爲神沙甬道不比別的地方，自己尚是仗着飛娘轉贈的沙母和通天靈符，纔得穿行自在，

敵人決不會追來。誰知入地不久，又聽風雷之聲，起自身後，回頭一看，敵人竟未放鬆自己，依舊追來。光霞過處，衝激得那四外的五色神沙如彩濤怒涌，錦浪驚飛，比起地面上的威力還要大得多。來勢之迅疾，較自己遁法似有過之，並無不及。驚駭之餘，愈發咬牙切齒痛恨敵人。暗忖：「師父所賜飛鈸，乃東方神木所制，適纔被他一絞，便成粉碎，此寶定是西方太乙真金煉成無疑。自己既奈何他們不得，看來意，無論逃到哪裏，他們必追到哪裏。反正無故惹事，至寶已失，師父責罰，在所難免。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拼着再多擔些不是，將這兩個仇敵引往銅椰島去，師父無論如何怪罪，也必不準上門欺負。再者，還有那麼多同門師兄弟，島上有現成相剋異寶。敵人不去，此仇祇可留爲後圖；如若追去，決無幸理，豈不是可以稍出胸中這口惡氣？」想到這裏，耳聽身後風雷之聲越追越近，不敢怠慢，忙運玄功，把遁光加快，亡命一般往前途逃走。

不多一會兒，便奔出神沙甬道，到了迎仙島。剛剛穿出地面，後面易氏弟兄也駕神梭追到。依了易鼎，紫雲宮業已瓦解，大功告成，同來諸人俱往金庭取寶，既可借此觀光，一開眼界，又可得衆人結伴，同住峨眉，赴那千年難遇的羣仙盛會。敵人地行甚快，不易追上，與其徒勞，不如回去。偏巧弟兄二人適纔現身時，是易震當先，差一點沒被飛鈸打在頭上；再者他和甄兌雖是初交，彼此極爲投契，性情又剛，疾惡如仇，執意非追不可。易鼎拗不過，祇得暫且由他，原打算追出延光亭，追不上時，強制他回去。出地時方要勸阻易震，不想哈延此時換了主意，早就防到他們要半途折轉，出亭時故意緩了一緩。易震看敵人在前面不遠，眼看就要駕遁光昇起，哪裏肯捨，一催所駕神梭，加緊追去。易鼎因敵人授首在即，也就不去攔他。就這一遲疑之間，兩下里飛行俱是神速異常，一前一後，早已破空昇起。等到易鼎想要勸阻易震折回去時，業已飛出去老遠。兩下相隔，不過一二里之遙，祇是追趕不上。易震因易鼎再三制止他前進，恐回去晚了，不及見金庭奇景，剛有些變計，略一遲緩，前面敵人倏地停止，回身大罵：「峨眉羣小，倚多爲勝。我今日赴會，忘攜法寶，任爾等猖狂。仙府就在前面島上，現在回去取寶，來誅戮爾等這一干業障。如有膽量，便即同去；如若害怕，任爾等無論逃避何處，俱要尋上門去，叫爾等死無葬身之地，一個不留！」說完，便催遁光，加緊逃走，晃眼工夫，已是老遠。

這一席話，休說易震聽了大怒，連易鼎也是有氣。明知敵人口出狂言相激，必有所恃。繼想乃祖易周，曾說這九天十地辟魔神梭，如果用來和人交戰，真要是遇上道行法力絕高的前輩，或是異派中數一數二的能手，雖未必能夠斷其必勝，要是專用它來逃遁，卻是無論被困在甚麼天羅地網、鐵壁銅牆之中，俱能來去自如，決受不着絲毫傷害。能夠剋制此寶的，祇有南北陰陽兩極精英凝結的玄磁。但是此物乃天靈地寶，不是人力可以

移動，此外別無所慮。這次來救姑姑易靜，便可看出此寶威力。彼時神沙甬道中雷火猛烈，千百根神沙寶柱齊來擠軋，聲勢何等偉大，尚且不懼，目前追的這個妖人，雖在倉猝中沒顧得問及他的姓名來歷，看他本領，除了能在地下飛行外，並無甚麼出奇之處。這裏雖是南海，距離南極磁峰尚有數萬里之遙，即使妖人果真想將自己引到那裏，借用太陰玄磁暗算，見機抽身，也來得及。否則便追到他的巢穴之中，勝了固好，如不能，盡可衝破妖法而出，有何妨礙？既有了易勝難敗之想，再加易震從旁再三慫恿，說妖人如此可惡，不將他除了不解恨。起初不追也罷，追了半日，空手回去，也不好看。反正紫雲宮已爲峨眉所有，金庭奇景，早晚看得見，無須忙在一時。因這幾種原因一湊合，易鼎不由活了心，便依了易震，同駕神梭追去。何況又受了一激，自然愈發加緊追趕，恨不能立時追上妖人，置於死地，不再作中途折回之想。

哈延見敵人果中了激將之計，雖然欣喜，及見來勢迅疾，比起流星還快，也不免有些心驚膽寒。忙催遁光，電掣虹飛，往前急駛，哪敢絲毫怠慢。還算好，逃未多時，銅椰島已是相隔不遠，才略微心寬了些。未等近前，早將求救信號放出。易氏弟兄正追之際，眼望前面敵人由遠而近，再有片時，不等到他巢穴，便可追上，決不致趕到南極去，越加放心大膽。正在高興，忽見前方海面上波濤洶湧，無數黑白色像小山一般的東西時沉時沒，每一個尖頂上俱噴起一股水箭，恰似千百道銀龍交織空中。二人生長在海岸，見慣海中奇景，知是海中羣鯨戲水。暗忖：「這裏鯨魚如此之多，必離陸地不遠，莫非已行近妖人的巢穴？」再往盡前面定睛仔細一看，漫天水霧溟濛中，果然現出一座島嶼影子。島岸上高低錯落，成行成列的，俱是百十丈高矮的椰樹，直立亭亭，望如傘蓋，甚是整齊。易鼎見島上椰樹如此之多，好似以前聽祖父、母親說過，正在回憶島中主人翁是誰。還未想起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微一尋思之際，不覺又追出老遠，離島祇有三數十里，前途景物，越發看得清清楚楚。又追了不大工夫，倏見島上椰林之內縱出五人，身着青白二色的短半臂，袒肩赤足，背上各佩着刀叉劍戟葫蘆之類，似僧非僧，似道非道，與所追妖人裝束差不多。這些少年直往海中飛下，一人踏在一隻大鯨魚的背上，爲首一個將手一揮，便個個衝波逐浪，迎上前來。五隻大鯨魚此時在海面上鼓翼而馳，激得驚波飛涌，駭浪山立，水花濺起百十丈高下。前面逃人好似得了救星，早落在那爲首一人的鯨背上面，匆匆說了幾句，仍駕遁光，往前飛走。沒有多遠，便有一隻巨鯨迎了上來，用背馱了他，回身往島內泅去。易氏弟兄見了這般陣仗，仍然無動於衷。算計來的這五個騎鯨少年，定是妖黨，不問青紅皁白，更不搭話，一按神梭，早衝了上去。又于那旋光小梭門中，將寶鉤、寶玦一齊發出，直取來人。

那五個騎鯨少年在島上聞得師弟哈延求救信號，連忙騎鯨來救，一見哈延神色甚是張皇，

後面追來的乃是一條梭形光華，祇有兩個人影隱現。哈延與爲首的一個見面，又祇匆匆說道：「我闖了禍，敵人業已追來，大師兄呢？」爲首的一個，纔對他說了句：「大師兄現在育鯨池旁。」言還未了，哈延便駕遁騎鯨，往島上逃去。

五人聽他這一說，又見來人路數不是左道旁門，以爲哈延素好生事，定是在外做錯了事，或是得罪了別派高人，被人家尋上門來。銅椰島名頭高大，來人既有這等本領，又從這麼廣闊的海面追來，必知島上規矩和島主來歷，決無見面不說話就動手之理。師門規矩，照例是先禮後兵。欲待放過哈延，迎上前去，問明來歷與啓釁之由，再行相機應付，所以並未怎樣準備。及至那梭形光華快要追到面前不遠，爲首一個忙喊：「道友且慢前進，請示姓名，因何至此？」誰知來人理也不理，不等他話說完，倏地光華往下一沉，竟朝自己衝來。五人不知此寶來歷，見來勢猛烈迅疾，與別的法寶不同，適纔哈延又是那等狼狽，不敢驟然抵禦，一聲招呼，各人身上放出一片青光，連人帶鯨，一齊護住，齊往深海之中隱去。易震見敵人空自來勢煊赫，卻這等膿包，連手也未交，便自敗退，不由哈哈大笑。一看前面哈延已將登岸，心中忿極，便不再追趕這五個騎鯨少年，竟駕神梭急趕上去，片刻到達，哈延已飛入椰林碧陰之中。易氏弟兄仍是一點不知進退，反因那幾個騎鯨少年本領不濟，更把敵人看輕，一催神梭，便往椰林中追去。

那些椰樹俱都是千百年以上之物，古幹參天，甚是修偉，哪禁得起神梭摧殘。光華所到之處，整排大樹齊腰斷落，軋軋之音，響成一片。入林不遠，因爲樹木茂密，遮住目光，轉眼已看不見敵人的青光影子。二人一心擒敵，一切都未放在心上，祇管在林中往來衝突，搜尋不休。不消多時，忽聽一聲鐘響，聲震林樾。接着便見前面一大片空地上，現出一個廣有百頃的池塘，池邊危石上立着幾個與前一樣打扮的少年，爲首一個，正和哈延在那裏述說。二人以爲擒敵在即，便追將過去。那邊少年見神梭到來，彷彿不甚理睬。眼看近前，相隔還有數十丈左右，爲首的一個忽從石旁拿起一面大魚網，大喝一聲：「大膽業障，擅敢無禮！」手揚處，那魚網便化成一片烏雲，約有十畝方圓，直朝二人當頭飛到。二人猜是妖法，正要與他一拼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下里都是星飛電駛，疾如奔馬，就要碰個迎頭。忽聽空中一聲大喝道：「來人須我制他，爾等不可莽撞！」言還未了，那片烏雲倏地被風捲去。

這時二人因爲敵人就在地面立定，飛行本低，見敵人法寶剛放出來，又收回去，正猜不出是何用意。忽聽前面敵人拍手笑語，定睛一看，那些穿半臂的少年業已回身，背向自己，齊朝前面仰頭翹望，歡呼不已，好似不知神梭就要衝到，危機瞬息神氣。再順着他們所望處一看，祇見一個筆直參天的高峰矗立雲中，相隔約有十來里光景，並無別的動

靜。易鼎雖沒有易震那般過於自恃，也料出敵人必有詭計。剛在猜想，猛覺所御神梭的光華似在斜着往前昇起。弟兄二人俱在疑心，百忙中一問，並非各人自主，連忙往下一按。誰知那神梭竟不再聽自己運轉，飛得更快，好似有甚大力吸引，休說往下，試一回身轉側，都不能夠。晃眼工夫，竟超越諸少年頭上老高，彈丸脫弦一般，直往前上方飛去，越飛越快，快得異乎尋常。一會兒，前面雲中高峰越離越近，纔看出峰頂並非雲霧，乃是一團白氣，業已朝着自己這一面噴射過來，與神梭光華相接。就在二人急於運用玄功，制止前進的片刻之間，神梭已被白氣裹向峰頂粘住，休想轉動分毫。忙用收法，想將神梭收起逃遁時，那神梭竟似鑄就渾成，不能分開絲毫。知道情勢已是萬分危險，急欲從梭上小圓門遁去，又覺祖父費了多年心血煉成的至寶，就這般糊里糊塗地葬送在一個無名妖人手裏，不特內心不服，而且回家也不好交代。略一躊躇，忽覺法寶囊中所藏法寶紛紛亂動。猛想起敵人將自己困住，尚未前來，囊中現有的太皓鉤等法寶，何不取出，準備等敵人到來，好給一個措手不及，殺死一個是一個。那法寶囊俱是海中飛魚氣胞經林明淑親手煉成，非比尋常。如非二人親自開取，外人縱然得去，也不易取出其中寶物。

二人想到這裏，剛把囊口一開，還未及伸手去取，內中如太皓鉤一類五金之精煉成的寶物，俱都不等施爲，紛紛自行奪囊而出，往前飛去。因有神梭擋住，雖未飛出，卻都粘在梭壁上面，一任二人使盡方法，也取它們不動，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。正在徬徨無計可施，旋光停處，五條黑影伸將進來。易鼎一面剛把寶玦取在手中，想要抵禦，已是不及，倏地眼前一暗，心神立時迷糊，祇覺身上一緊，似被幾條粗索束住，人便暈了過去。等到醒來一看，身子業已被人用一根似索非索的東西捆住，懸空高吊在一個暗室裏面。知已被擒，中了妖人暗算，連急帶恨，不由破口大罵起來。罵了一陣，不見有人答應。捆處卻是越罵越緊，奇痛無比。罵聲一停，痛也漸止，屢試屢驗。無可奈何，祇得強忍忿怒，住口不罵。這時二人真恨不如速死，叵耐無人答理，始終連那妖人的影子都未見過。

就在這悔恨欲絕之際，耳聽遠遠洞簫之聲吹來，連吹了三次，也未聽出吹的是甚麼曲子。恍如鸞鳳和鳴，越聽越妙，幾乎忘了置身險地。易震忍不住，剛說了聲：「這裏的妖人，居然也懂得吹這麼好聽的洞簫。」簫聲歇處，倏地眼前奇亮，滿室金光電閃，銀色火花亂飛亂冒，射目難睜。二人以爲敵人又要玩弄甚麼妖法，前來侵害，身落樊籠，不能轉動，除了任人宰割外，祇有瞪着兩隻眼睛望着，別無法想。一會兒工夫，金光斂去，火花也不再飛冒，室頂上懸下八根茶杯粗細、丈許長短的翠玉筆，筆尖上各燃着一團橄欖形的斗大銀光，照得闔室通明。這纔看清室中景緻，乃是一間百十丈大小的圓形石室。

從頂到地，高有二十餘丈，約有十畝方圓地面，四壁朗潤如玉，壁上開有數十個門戶。離二人吊處不遠，有兩行玉墩，呈八字形，整整齊齊朝外排開。當中卻沒有座位，祇有兩行燦如雲霞的羽扇，一直向前排去。盡頭處，緊閉着兩扇又高又大的玉門，上綴無數大小玉環，看去甚是莊嚴雄麗。待了一會兒，不見動靜。那八朵銀花，也不見有何異狀。正在互相驚異，忽又聽盡頭門裏邊笙簧迭奏，音聲清朗，令人神往。晃眼之間，所有室中數十個玉門全都開放。每個門中進來一個穿白短半臂的赤足少年，俱與前見妖人一般打扮，祇這時身上各多了一件長垂及地的鶴氅。進門之後，連頭也未擡，從從容容地各自走向兩排玉墩前面立定，每墩一人，祇右排第十一個玉墩空着。兩排妖人站定後，上首第一人把左掌一舉，衆妖人齊都朝着當中大門拜伏下去。那門上玉環便鏗鏗鏘鏘響了起來，門也隨着緩緩自行開放。二人往門中一望，門裏彷彿甚深，火樹銀花，星羅棋佈，俱是從未見過的奇景。約有半盞茶時，樂聲越聽越近，先從門中的深處走出一隊人來。第一隊四個十二三歲的俊美童子，手中提燈在前；後面又是八個童子，手捧各種樂器。俱穿着一色白的蓮花短裝，露肘赤足，個個生得粉妝玉琢，身材也都是一般高矮。一路細吹細打，香煙繚繞，從門外緩緩行進。還未近前，便聞見奇香透鼻。這十二個童子後面，有八個童子，扶着一個蓮花寶座，上面盤膝坐定一個相貌清癯、裝束非僧非道的長髯老者，四外雲霞燦爛，簇擁着那寶座凌空而行。盡後頭又是八個童子，分捧着弓、箭、葫蘆、竹刀、木劍、鉤、叉、鞭之類。這一隊童子剛一進門，便依次序分立在兩旁羽扇之下，放那寶座過去。那寶座到了四排玉墩中間，便即停住。玉門重又自行關閉。那燦若雲錦的兩排羽扇，忽然自行向座後合攏。隨座諸童子，也都一字排開，恭敬肅立在羽扇底下。二人細看室中諸人，卻不見從紫雲宮追出來的那個妖人，好生奇怪，俱猜不出這些妖人鬧甚把戲。

明知無幸，剛要出聲喝問，座中長髯老者忽然將右手微微往上一揚，地下俯伏諸人同時起立就位，恭坐玉墩之上。長髯老者祇說了一聲：「哈延何在？」上首第一人躬身答道：「十九弟現在門外待罪。」長髯老者冷笑道：「爾等隨我多年，可曾見有人給我丟這樣臉麼？」兩旁少年同聲應道：「不曾。不過十九弟哈延今日之事，並非有心爲惡，祇緣一時糊塗，受了妖婦之愚，還望師主矜原，我等情願分任責罰，師主開恩。」長髯老者聞言，兩道修眉倏地往上一揚，似有恨意。衆少年便不再請求，各把頭低下，默默無言。略過了一會兒，上首第一人重又逡巡起立，躬身說道：「十九弟固是咎有應得，姑念他此番採藥煉丹，不無微勞，此時他已知罪，未奉法諭，不敢擅入。弟子不揣冒瀆，敬求師主準其參謁，祇要免其逐出門牆，任何責罰，俱所甘願。」長髯老者略一沉吟，輕輕將頭點了一下。那爲首少年便朝外喝道：「師主已降鴻恩，哈師弟還不走進！」說罷，從石壁小門外又走進一個半臂少年，正是易鼎、易震所追之人，這纔知道對頭名叫哈延。

在這一羣人當中，中坐長髯老者，方是爲首的島主。